

邵力子 著

蘇聯歸來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邵力子著

蘇聯歸來

中國文化協會翻譯委員會編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初版

蘇聯歸來

白報紙本每冊實價國幣貳拾伍元
土報紙本每冊實價國幣拾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邵力子

發行人 劉百閱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

印刷所 南方印書館

校對者張治平

孫序

在亞洲大陸上，使中蘇兩國結合爲兄弟之邦，密切提攜成爲亞洲的安定勢力，這是極重大的歷史使命，也是國父生前偉大的主張，以及本黨秉承國父遺教而努力奉行的基本國策。抗戰以後，本人曾奉政府命令，迭次訪問蘇聯。一方面把領袖和全國國民對蘇聯所懷抱的友誼熱誠，傳達給蘇聯的最高領袖和全體人民，另一方面把蘇聯對於我們抗戰所給予精神和物質上的援助帶回來。這種溝通兩國政府間的意見，融洽兩國國民間的感情，確是需要很長時間和不斷的努力。邵先生的出使蘇聯，當然也是擔負這種重大使命的。

邵先生出使蘇聯的時間內，正遇着蘇聯偉大英勇的愛國戰爭。這個空前的歷史考驗，證明出蘇聯二十五年來埋頭苦幹的成果，眼看見蘇聯爲着人類正義文明擔當着艱鉅的使命，流着無量寶貴的鮮血。邵先生回國以後，把蘇聯戰前戰後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文化的種種情形，在陪都各學術，文化機關，團體中，做了不少次的講演。他把蘇聯的真相，以及蘇聯愛國戰爭中大大小小英勇的事跡，很忠實地介紹給國人聽。這對於溝通兩國政情民意上都有極大的貢獻，自然含有深切的意義。

本會編譯委員會兩位負責同志西門宗華和曹靖華，把邵先生回國後所發表的言論，編成這本集子。這本集子，對於溝通中蘇文化和促進兩國邦交上，都是很有價值。我們一方面非常欽佩邵先生出使二年半來在外交上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非常感謝他在促進文化交流上的努力。

孫序

孫科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聯歸來

三十一日

紀

本會聯歸來
 於孤立軍擬之狀態。但本人當時持有絕對信念，即我國雖被挑戰之堅決
 早已樹立為正義奮鬥之模範，而國際聯盟之橫行，更必促成反侵略
 國家之團結，蘇聯決非真正與法蘭斯士議妥協，中蘇英美終必合作及助
 以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戰鬥。在此兩年五個月間，國際聯盟雖有波折
 未能悉如吾人之預期，而大勢所趨，總於今日，反侵略國家之團結，
 正日益加強，互助亦日益增進。該等吾人更堅毅奮戰，最後勝利已毫無
 疑問。本人於此，對於我國偉大領袖，英其軍民，對於蘇聯及一切愛
 好自由之民族，謹致崇敬之誠，而所抱信念亦與時俱進。反侵略國家不
 僅在戰時密切團結，在戰後亦必須繼續合作，以為人類建立真正永久之
 文明。根據此義，中蘇邦交之應不斷增進，自無待言。至於蘇聯全國，
 奮勇抗戰，抵禦強敵，艱苦工作，增加生產，實行一切為前進，不辭
 任何艱苦犧牲，本人尤相信蘇聯具有摧毀法西斯德國之能力，與消滅一
 切侵略暴力之準備也。

鄧力子 三十一日十一月十日

蘇聯歸來 目次

孫序

使蘇歸來第一次講演詞……………一

蘇聯戰時經濟概況……………二〇

關於蘇聯十五問……………三五

蘇聯抗戰中之財政……………五三

蘇聯的工業化……………六一

蘇聯社會事業……………七〇

古比雪夫的戰時景色……………七五

蘇聯歸來

偉大的蘇聯紅軍節……………

溝通中蘇文化促進國際合作以實現總理遺教……………

使蘇歸來第一次講演詞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蘇文協歡迎會上講

孫會長，各位先生，各位同仁：

我這次回到祖國來，非常興奮。今天承孫會長及各位同仁在這里舉行歡迎會，我一方面感覺到很慚愧，一方面十分的感謝，趁着這個機會可以會晤到很多老朋友，並且可以做一個綜合的報告。同時對於各位老朋友和同仁請求原諒，我回國後還不到一個星期，因為被種種瑣碎事情糾纏，沒有時間去拜訪各位，就是各位曾來看望我的，我也沒有去回拜，今天必須趁這個機會表示我的歉意。

本會——中蘇文化協會，在孫會長賢明領導之下，加以各位的勤奮努力，一切工作比我在祖國時更為進步，更有良好的成績表現出來。這是我看到後非常高興，而且非常欽佩孫會長及各位同仁的。

我今天要向各位講的話很多，但首先要說明的：本月十日我回到陪都的那天，在飛機場

使蘇歸來第一次講演詞

有一個書面談話交中央社發表，想各位在十一日報紙上都已看到。我要請求各位的是：我那個談話稿子裏所說的話，請各位不要看做這是一個做外交官的通常外交詞令，或者是我從外國回來必須經過談話的程序，而隨使用幾句冠冕堂皇的語來塞責，我實在是把心中的重要意思，很直率的、忠實的，用文字表露出來，而且今天還要把那次談話稿子的內容先向各位提一提：

同盟國必定勝利

我在談話稿子里說明我從出國時候起到回國時候止，抱持着三個信念：

第一個信念，是我出國的時候，國際環境雖然很於我們不利，可是我相信一定有很良好的時候到來，國際侵略盜匪越是猖狂恣肆，越可以促進反侵略的力量聯合起來，對侵略的法西斯強盜作殊死的奮鬥。雖然我到蘇聯的時候，蘇德早已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我相信蘇聯絕對不能與法西斯強盜長久妥協的。

第二個信念，是同盟國家不僅在抵抗法西斯強盜的戰爭期中一定能夠合作互助，就是將來把法西斯強盜的武力摧毀以後，也一定要彼此精誠團結，密切聯繫，共謀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有這個信念，所以對於一切離開同盟國的謠言，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而對於如何可以加強同盟國彼此間的瞭解，我希望大家要共同努力。

第三個信念，是由我在蘇聯看到紅軍與蘇聯人民英勇抗戰的精神事實所得的結果。這個信念包括兩點：（一）蘇聯一定具有消滅法西斯德國的力量，（二）蘇聯一定有消滅其他一切侵略暴力的準備。關於這個信念的第一點，現在史太林格勒的戰況，已給予初步的證明，我以下還要作詳細的解釋。關於第二點所說「蘇聯一定有消滅其他一切侵略暴力的準備」，大家想必明白我的意念，是指着那個已被我們打了五年多，把它的腳陷在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敵人。我這個信念，並非祇根據我對蘇聯的期望，而是以客觀的事實做出發點的。現在我再一次向各位說，希望各位相信我那談話稿子所說的一切，都是確實的話，沒有一點隨便敷衍新聞記者的意思。記得我在出國以前，承朋友們厚愛，有很多次的歡送會，我在某一次歡送會上，曾經說過，我沒有辦外交的學識和經驗，我祇有以言忠信行篤敬這兩句話做我服務外交的信條。我在蘇聯兩年多，沒有一天敢忘記這兩句話，在總裁親自兼任外交部長到部談話的時候，也特別提到這言忠信行篤敬的兩句話，我自然更要拳拳服膺。所以我一向就不敢相信「外交詞令」可以多少含有一點不誠實的意思，何況我今天是對着許多老

朋友，好同志講話。我今天所說，因為沒有時間來作充分的準備，或者零亂散漫，沒有系統，但我自信每一句都是很誠實的，希望各位能相信我這一點。

中蘇兩國精神共同

孫會長在開會致詞中，要我多說一點話，我到底應該從那里說起呢？孫會長說到我在新疆迪化參加了蘇聯十月革命廿五週年慶祝紀念，那我就將我那天參加慶祝的情況，向各位作個簡單的報告。本來我那一天有一點失望，因為我不能趕到重慶來參加本會所舉辦的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廿五週年紀念大會，但能在迪化參加，我也感覺到高興，特別是聽到普斯金先生的演講。他是蘇聯駐迪化的總領事，他說蘇聯現在全國軍民抗戰的壯烈是與「伊凡蘇撒甯」的精神一樣，伊凡蘇撒甯是俄國一個老農民，當波蘭軍隊進攻莫斯科時，他被抓去強迫當嚮導，指引去偷襲莫斯科的道路，他不領導波蘭軍隊去莫斯科的真正道路，他却把波蘭軍隊領到一個廣大的森林裏面，繞着那廣大的森林走來走去，走到黎明，沒有走出這個森林，波蘭軍隊知道受了他的欺騙，就把他綁起來百般拷打，並舉火把他的燒死。當伊凡蘇撒甯帶領波蘭軍隊進森林去的時候，另有人趕去報告莫斯科守軍，結果把波蘭軍隊擊潰，把莫斯科守住。

了。這個故事，蘇聯人民沒有一個不知道的。蘇聯今日所以能夠抵抗強大的敵人，可說是得了伊凡蘇撒甯捨身救國的精神所感召，而蘇聯現在是有着無數的伊凡蘇撒甯。普斯金先生演講以後，我也起立致詞，我說我們中國對日抗戰已經五年多了，在軍事工業方面還未能與蘇聯相比，講到愛國的精神，我國比蘇聯實無不及。於是也舉了一個例子，八一三之役，上海有一個汽車夫名叫張阿毛的，他駕駛着一輛汽車，被日寇強迫，裝載敵兵與軍火向虹口開去，到了黃浦江邊，他開足馬力一直向江裏衝去，把敵兵與軍火連同自己的性命，一同葬入魚腹。五年多抗戰中像張阿毛這樣不惜犧牲性命爲國殺敵的人，不知有多少，他們的精神與伊凡蘇撒甯的精神一樣的。我講完這個故事的時候，參加慶祝的中蘇朋友們，一致熱烈鼓掌。

從普斯金先生和我所說的話，可以證明中國蘇聯兩偉大民族抵抗侵略的戰爭中，都能得到全世界驚異的戰蹟，絕對不是偶然的事。在祖國需要保衛的時候，挺身而起，誓死不屈，這種忠勇愛國的精神，兩大民族是完全相同的。憑着這種精神，我們兩國一定可以摧毀侵略的暴力，得到最後的勝利。

政治家的判斷

使蘇歸來第一次講演詞

我這次回國，朋友們首先要問我而且希望我充分說明的，就是蘇聯紅軍保衛史太林格勒的經過，希特勒進攻史城迄今已有數月之久，尚未攻下，大家都問史城大概沒有問題了嗎？當然，史城現在是毫無問題，一定可以守得住的，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我並不是到現在才相信史城可以守住，我老早就有這樣的信念。我在九月十九日寫信給何總長敬之先生，因為敬之先生先有一個電報給我索閱真理報所載「前線」劇本，我把這劇本寄給何先生，順便提及蘇軍英勇作戰的情況，我說我相信史城可與列甯格勒，莫斯科鼎足而三，不會被德軍攻陷的。這是我在兩個月以前說的話，在那個時候，許多人看到希特勒決心要把史城佔領，不惜任何重大的代價，盡量的把新的師團送上前線，飛機坦克大砲，更是拼命的增加上去，所以都認為蘇聯軍隊雖然很堅強抵抗，決心保衛史城，但史城終久要被德國軍隊奪去，史城的陷落已祇是時間問題。就是最同情蘇聯的人，也祇說史城即使被德軍佔領了，但蘇軍仍舊不會喪失戰鬥力，對於整個戰局並不十分重要。至於志觀的人就認為德國佔領了史城對於希特勒就有極大的幫助。但是我當時絕對相信，無論德國軍隊如何猛攻，蘇軍一定可以守住史城。我對史城為什麼能有這個堅強的信念呢？我寫信給何敬之先生的時候，把我對於史城的估計，講給內子傅學文，她雖然贊同我的意見，但勸我不要這樣寫。他說，軍事常有變化不測，

這封信寄到中國需要若干時間，萬一這信還未到達而史城已突被德國軍隊攻陷，豈不是信裏的話要變成極大笑柄嗎？但我沒有接受她的勸告，我自信不會弄錯，至於我何以能有這樣的信念，其實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情報和資料，我祇是根據一種平凡的判斷：德國軍隊去年圍攻列甯格勒的時候，列城已十分危急，但是蘇軍決心要守住列城就把它守住了。德軍攻莫斯科的時候，也是同樣。經過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從種種方面都可以看到蘇聯的實力，祇有加強，決不減退。所以我相信蘇聯當局和軍隊既以保衛列甯格勒和莫斯科的決心來保衛史城，就一定能夠如列甯格勒和莫斯科一樣，不會讓敵人攻陷的。

蘇聯軍隊保衛史城的戰爭，不是這一個城市攻那一個城市，而是這一條街打那一條街，這一所房子打那一所房子，這一層樓打那一層樓，這一個地窖打那一個地窖。在這種情形之下，統帥不容易見到軍官，軍官不容易見到士兵，上面有飛機不斷的轟炸，下面有坦克車不斷的襲擊，如果每一個士兵沒有伊凡蘇撒甯那樣的精神，是不能維持這個保衛戰的。這一點，希望大家最要瞭解。

我還可以報告各位，在去年六月蘇德戰爭初起的時候，有一位潘同志要從莫斯科到重慶來，我當時托他帶幾封信給朋友們，其中有一封信是寫給本會一位同志的，我在那封信裏曾

對蘇德戰爭作一個預測，我說這次戰事一定異常劇烈，但蘇聯最後是要戰勝的。這位同志今天在此，大概可以想起我信裏所說的話。我記得當希特勒突然攻擊蘇聯的時候，德國宣稱在兩個月或六個星期之內就可以把蘇聯擊潰，許多人也相信這話；但是對蘇聯有相當認識的人，對於蘇聯抵抗力量多以為極有希望，認為蘇聯一定能夠抗戰到底，但或者須要退到伏爾加河及烏拉爾以東。我當時最同情於南斯拉夫駐蘇公使加佛里羅維契氏的意見，他反對用專家的眼光來觀察蘇德的戰爭。所謂專家，就是指軍事專家說，因為軍事專家對於蘇德戰事的看法都是根據數字和統計圖表來估計兩國的實力，推斷戰局的前途。如果要專家這種看法，則蘇德此次戰爭，蘇聯是否真能抵抗德國，實在是一件令我們担心的事。至於像南斯拉夫那樣的小國，當然更沒有抵抗德國的可能，但在蘇德戰爭沒有發生以前，南斯拉夫抵抗德國那種英勇精神的表現，很博得全世界愛好自由者的欽佩。南斯拉夫公使不主張以專家眼光而以政治家眼光來觀察蘇德戰爭，他所謂政治家的眼光，實在就是革命的眼光。譬如我國對日抗戰，在軍事專家看來決無勝利的可能，但我們的領袖早認我國對日抗戰是國民革命必經的途程，換句話說，即是我國以革命的力量打擊日本，就一定可以得到勝利。同是反抗侵略，我們既可以用革命觀點觀察中日的戰爭，自然也可以用革命的觀點來觀察蘇德的戰爭，而相信

勝利一定是屬於蘇聯的了。

抵抗侵略早有準備

我老早就相信蘇聯絕對不能與法西斯強盜妥協到底，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當一九三九年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有很多人懷疑，這莫非蘇聯政策的大錯誤？但是明眼人早看清楚，這並不是蘇聯真正與法西斯妥協，而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爲適合當前環境的需要。我們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來，蘇聯當時盡力避免與德國作戰，但也盡力準備與德國作戰。當德國軍隊已擊潰波蘭的時候，蘇聯就遣派軍隊向波蘭東部前進，蘇聯並不是和德國瓜分波蘭的土地，而是爲保護波蘭國內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民族，並阻止德國軍隊進到蘇聯的邊境。至於蘇聯後來對芬蘭，對波羅的海三小國，對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種種作法，也都可以看出蘇聯對於德國的戒備竭盡心力，但不但不畏怯與德作戰，而且加緊準備與德作戰。

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下旬，全蘇聯職工聯合會就自動決議延長工作時間，以期增加生產。以前工人每六日休息一日，即每月休息五天，現在改爲每星期休息一日，即每個月休息四日；以前每天只做七小時工作，現在改爲八小時。工會這個舉動，是看到了自己的祖國到了危

險關頭，應即生產上充分的準備。同年九月，蘇聯黨政當局對於教育制度又作重要的改革，各都市創辦工廠和鐵路訓練學校，招收大批青年學生。從前蘇聯的學校都不收學費，現在大學生和高班的中學生，分別徵收學費，但進工廠鐵路訓練學校的都不收學費，且能得到特別的優待，所以一般青年都踴躍參加，而此項訓練出來的人員分布到各工廠各鐵路服務，完全爲準備戰時的需要，抗戰以後，此種學生對於生產和運輸方面的幫助，非常重大。

關於蘇聯在外交方面的動態，我們從一九四〇年德義日三國成立軍事同盟講起。在三國同盟條款中，訂明了這個盟約與蘇聯無關，同時又聲明這個盟約成立以前已經通知蘇聯，這都是想說明三國軍事同盟並不威脅蘇聯。但我當時認爲蘇聯對於德義日三國軍事同盟的觀感，一定能看到蘇聯將從東西兩面受到軸心國家的威脅。蘇聯在這種情形之下，應付很不容易，當時國際間紛紛傳說，德義日三國要壓迫蘇聯加入軸心，後來證明這種傳說確有根據，但是蘇聯拒絕加入三國軍事同盟。同時又盛傳德日壓迫蘇聯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很多人相信蘇日訂立此種條約已是必然的，至多是時間問題，同時德國和日本又要求蘇聯允許他們運輸軍火和原料從蘇聯國境經過。事實上，蘇聯與日本直到第二年四月間，纔訂立一個中立條約，還不是互不侵犯條約，而此種中立條約的簽訂，在蘇聯顯然迫於環境的需要，至於中